

信江潮



188
革命文艺丛书(十一)

信 江 潮

本社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8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3/8 字数16.8万

1978年12月第1版 1978年12月江西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10·94 定价: 0.46元

目 录

戏 剧

信江潮……………上饶地区京剧团创作组编剧
陆盛英 程玉琦 夏琼 执笔 (1)

诗 歌

战地黄花(三首)……………张铁崖(52)

优质钢料(外一首)……………张晓峰(59)

创业之歌(二首)……………钟祖基(63)

余江之歌(二首)……………洪 亮(66)

畚心铁马……………杨学贵(71)

采石歌(二首)……………江朝栋(73)

大山新图……………陈安安(76)

瑞金甘蔗林……………万斌生(78)

草地火炬……………陈章榕(81)

郭凌……………邹绍志(83)

散 文

高山红……………沈世豪(94)

火的故事……………郭京生(99)

华旸出谷……………唐 建(105)

列宁小学的春天……………汪义生(109)

秀峰塔下.....彭作雨 (115)

薛松.....侯真曦 (121)

小 说

激流勇进.....李名英 (127)

劳动童子团员.....徐蕃秀 (161)

四月清明.....李正昌 (173)

老模范的新故事.....胡长灿 (185)

封面设计 丁纪根

八 场 京 剧

信 江 潮

编剧 上饶地区京剧团创作组

执笔 陆盛英 程玉琦 夏 琼

人 物 表

黄 韬——赣东北工农红军某部部长。党员，男，三十岁。

龙 仔——望江口原暴动队队员。党员，男，二十三岁。

石 松——望江口老船工。男，六十岁。后入党。

耿 莲——烈属、二十七岁。后入党。

力 耕——葛家更夫。地下党员。五十岁。

石奶奶——石松妻，五十五岁。

牛 牯——望江口原暴动队员。男，二十岁、后入党。

水妹子——石松的孙女，十七岁。

田万深——望江口船工，男，四十岁。

长 水——望江口农民革命团团员。船工，男，三十岁。

江 仔——望江口农民革命团团员。船工，男，二十岁。

赵队长——红军武装宣传队队长。

暴动队员数人。

农民革命团团员若干人。

红军战士若干人。

葛孚堂——望江口靖卫团团总。男，五十岁左右。

赖 福——望江口靖卫团队长。男，四十岁。

何仁秋——葛孚堂内弟、男，三十五岁。

乔营长——保安团营长。男，四十岁。

熊排长——保安团排长。男，三十岁。

靖卫团团丁若干人。

保安团士兵若干人。

序 幕 血 染 江 畔

〈一九二七年七月。

〈江边，望江口一角。

〈幕启：乌云滚滚，天昏地暗。村内火光冲天，浓烟翻卷，信江水汹涌澎湃，吼击岸石。

〈台左一条通往山里的石阶。

〈幕内枪声密集，喊声连天。

〈老书记，龙仔、牛牯等暴动队员高举红旗冲上。

〈老书记强忍伤痛，将红旗抚在胸前，无限悲愤。

牛 牯 (愤怒之极)交枪，
交枪，我们的农会
全完了！

龙 仔 (大吼一声)不！
我还有这把刀！

队员乙 一把刀能顶什么
用，我们的暴动队
都被打光了。

队员甲 老书记，咱们怎么
办？

老书记 龙仔，只要还有
一个人，也要保住红
旗！

众 人 是！



〈枪声。

队员丙 狗东西追来了！

〈葛孚堂率众团丁围上。

葛孚堂 （得意地）哈哈，你们往哪跑，这地是葛家的地，山是葛家的山，你们走不了啦，把刀放下。

龙 仔 休想！

葛孚堂 望江口就剩你们这几个人，还想造反？！

龙 仔 共产党是杀不完的！

葛孚堂 （凶狠的）啊！

〈开枪射击被老书记用石块挡住。

〈暴动队员奋战众团丁。

〈暴动队员数人英勇身亡。

〈老书记为掩护龙仔、牛牯而英勇牺牲。

龙 仔 老书记！……

〈幻光。

—闭幕—

第一场 夜 江 激 流

〈一九二八年夏。

〈渡口。

〈幕启：夜幕笼罩江面，山坡上望江口三个字隐约可见。

〈二团丁提灯上，赖福哼着小曲上。

赖 福 （略带醉意，不慎被石头绊个踉跄。

团丁甲 （忙扶住赖）赖队长，您慢着点儿走，（对提灯的团丁乙）小六，你照着点儿。

赖 福 没关系，没关系，今儿个队长我高兴，多喝了两杯。

团丁甲 队长有什么喜事儿？

赖 福 告诉你们，团总在县联防会上可露了脸啦。



(唱) 联防会，真
排场，
各处团总聚
一堂，
咱总爷受嘉
奖，

担保运输，
独挡一方，
派我先回来
找船工，
配合保安团
剿共党，
大功告成，
总爷高升，

我来个大队长。

团丁甲 (唱) 你当大队长，我们也沾光，

团丁乙 (唱) 到时候别把兄弟忘。

赖 福 (唱) 我吃肉，你们喝点汤。

(白) 走，到江边儿接总爷去，

〈三人从江岸走下。〉

〈牛牯敏捷地上，巡视四周，随即向山上吹起水鸟声

……

〈龙仔上。〉

牛 牯 龙哥，赖福在江边。

龙 仔 不怕他，今天拼个他死我活。

牛 牯 (顾虑地) 龙哥龙哥，不好下手哇，是不是等……

龙 仔 (性急地) 还等!? 我已经等了快一年了。

(唱) 农友血染望江口，

父老尸骨遍山留，

含恨磨钢刀，
誓报血泪仇，
老贼一到就动手，
不提狗头不罢休。

〈闪电，沉雷。〉

牛 牯 （发现有人）来了。

龙 仔 （示意隐避）

〈二人隐下。〉

〈赖福提灯引路，葛孚堂、何仁秋上。〉

葛孚堂 （唱）一路美景不胜收，
还乡之愿今已酬，
十里山、百顷田重归我手，
葛家江山万古留。

（白）去年，仰仗国军威力，驱农会、剿共党，陈独秀也帮了忙。（得意地一笑）赖福，

赖 福 团总！

葛孚堂 船队办成了没有？

赖 福 船是扣了几只。

葛孚堂 人呢？

赖 福 穷小子们都说，到处兵荒马乱，不肯出远门。

葛孚堂 我让你先回来干什么的？

赖 福 是。

葛孚堂 我在县联防会上夸了海口……明天乔营长来了，叫我怎么交待？

何仁秋 姐夫，去年农会闹得那么凶，可这山，还是仰着头；这水，还是顺着流，穷小子们不干，何不杀……

葛孚堂 哼，都杀掉你去当船工？仁秋，山水虽然不变，可时局动荡不安，自从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会合，声势越来越大，还有方志敏，也潜回赣东北，伙同邵式平纠集穷鬼，楼底造反，围打横峰，占据了磨盘山，如今是上有

朱、毛，下有方、邵，他们遥相呼应，十分猖獗，别说是省主席朱培德，就连蒋总司令都日夜不安哪！

何仁秋 姐夫，那县联防会的打算？……

葛孚堂 县里根据省政府的命令，要我们严密控制这望江口。

何仁秋 就是掐住他们的咽喉。

葛孚堂 对，这望江口乃是进攻磨盘山的交通要道，卡住这里，叫方志敏无法向外扩张，这次省政府派重兵围剿磨盘山，有一批军火要在这里装船，县联防会令我承办船队负责运输，此乃军事机密，千万不能泄露，嗯。

何仁秋 是，姐夫，这次围剿磨盘山，大功告成，您就是这一带的联防总指挥。

葛孚堂 （非常得意地）总指挥！哈哈……

〈龙仔、牛牯突然出现。〉

龙仔 葛孚堂！留下狗头！

〈掷匕首刺中葛臂。〉

葛孚堂 （大惊）啊！龙仔……

〈龙仔一刀劈去，未中。〉

〈众团丁围战龙仔、牛牯。〉

〈二人因寡不敌众，跳水逃去。〉

葛孚堂 给我追！

何仁秋 慢！（看地形不利，胆怯地）姐夫，您身受刀伤，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葛孚堂 那龙仔？

何仁秋 一勇之夫，待我略施小计，就能把他抓到手。

〈一道闪电，划破夜空。〉

赖福 团总，看，过来一条船！

葛孚堂 船？！（眺望江中）把这条船给我扣起来！

〈一声霹雳，震天动地。〉

〈葛孚堂等龟缩一团……〉

〈切光。〉

——闭幕——

第二场 红 心 相 印

〈次日清晨。

〈葛家庭院：设圆桌瓷鼓，有旁门通往后园。

〈幕启：力耕敲锣，在院外高呼：“团总有令，乡亲们到院里集合”

〈团丁跑上。

团 丁 队长，队长。

〈赖福从客厅内迎出。

赖 福 嚷什么，总爷还没起床呢。

团 丁 坏了，坏了！

赖 福 什么坏了？

团 丁 队长！（念）

我到河西提粮回望江，
粮船一路真稳当，
忽然水声响，
蹭、蹭，两个水鬼上了船帮，
寒光一闪两个弟兄掉下水，
明亮亮的钢刀，
架在我的脖子上。
他说他是共产党，
这封信，命我面交葛孚堂，
一脚把我踢上岸，
竹篙一点粮船归他，
我滚滚爬爬转回乡，转回乡。

赖 福 这一定又是龙仔干的。

团 丁 是两个人。

赖 福 知道了，去吧，去吧。

〈何仁秋上。〉

赖 福 舅爷，您看（把信交给何）这准又是龙仔干的。

何仁秋 闹的这么凶，赖福，抓起来的那几个船工，他们到底干不干？

赖 福 问了半天，没人答应，

何仁秋 废物！（指鞭）让它去问。

赖 福 是，（下）

〈何看信，侍女上。〉

侍 女 舅爷，总爷起来了。

〈二侍女扶葛孚堂上。〉

何仁秋 姐夫，咱们从河西运来的粮食，被龙仔连船都劫走了。

葛孚堂 （一惊）什么？

何仁秋 还带来一封信。

葛孚堂 念。

何仁秋 （念信）警告葛孚堂，
不要太猖狂，
你敢办船队，
拿你祭龙王。

葛孚堂 啊，（气极地）龙仔……我不杀你，死不瞑目。（撕信）

〈赖福跑上。〉

赖 福 总爷，总爷，软的硬的都使了，这些穷骨头还是不肯干。

葛孚堂 我不信他们就这么硬。

何仁秋 连一个都没有？

赖 福 我看田万深好象有点动心。

葛孚堂 把他们带上来。

赖 福 是！（下）

〈何仁秋示意葛命侍女退下。〉

葛孚堂 仁秋，就按照你的办法，马上行动，早点把龙仔给我抓到。

何仁秋 （洋洋自得地）姐夫您放心，我一定抓到龙仔，给你报仇。为了今后行动方便，我还是不露面为好。（下）

〈赖福、团丁押石松、田万深、耿莲、水妹子、长水、江仔等上。

〈赖福推石松快走，水妹子急上前扶住。

〈耿莲搬过瓷鼓给石松坐。

赖 福 你干什么？

耿 莲 老人家有病，给他搬个座。

赖 福 你……

葛孚堂 （制止赖福）石松，你是个使船的老手了，这次我办船队，你为什么不干啊？

石 松 我这么大的年纪，身子又拖着病，干不动啦。

赖 福 你前两天还好好的，怎么说病就病了？

石 松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嘛。

葛孚堂 田万深，你现在的胆子也大起来啦，嗯？

田万深 团总，我平时的为人您是知道的，这事大家都不干，我……

葛孚堂 哼，连你都不干，他们……

田万深 团总，不是我不干，给你使船运货太危险哪，要是龙仔知道了，脑袋就保不住啦。

葛孚堂 （恶狠地）又是龙仔……，田万深你大胆地干，（拿出光洋）给你，你就带个头吧！拿着！

田万深 （为难地、看看大家）这……我，……唉……

耿 莲 万深大哥，（诚恳地）我们人穷志不穷，这种钱，我们可不能拿呀！

葛孚堂 耿莲！你男人跟着农会跑，可没落个好结果，怎么你还敢煽动闹事？

耿 莲 （理直气壮地）这个钱，给不给在你，要不要由他，我

说一说就算煽动闹事吗？

葛孚堂 耿莲，我葛某人对你可算宽宏大量啊，今天你要是不干，就把欠我的债，全部还清。

耿 莲 （愤懑地）欠你的债！？……

葛孚堂 怎么？不认账了。你男人种过我的田，欠我的租，他这一死就算了啦？……（奸险地）哈哈，你们要是到船队里来，这账就慢慢的顶掉了。大家还有什么困难？我还能帮忙。

耿 莲 帮忙？哼！

（唱）我是家中一根梁，
大事小事要担当，
此时给你去使船，
错过时节田地荒，
苛捐杂税如山重，
秋后无收怎交粮，
富人不知穷人苦，
这些穷忙你帮不帮？

葛孚堂 （恼羞成怒地）住口！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干，谁也别想回去，（对赖福）把他们都关起来！

赖 福 是！走！

〈团丁如狼似虎地把众人押下。〉

葛孚堂 这些穷鬼，我真想杀他几个……这船队……

赖 福 总爷，您别急，咱们昨天晚上不是扣了一个船老大，是不是？……

葛孚堂 嗯，叫力耕把他带这儿来。

赖 福 力耕，（力耕上）把那个船老大带到这儿来。

力 耕 是，（对后院）把那个船老大带到这儿来。

〈团丁喝喊，黄韬从容走上。〉

黄 韬 （唱）方胜峰上别战友，
党的决议记心头，

只身重返望江口，
为革命我愿闯逆水激流。

葛孚堂 你叫什么名字？

黄 韬 黄韬。

葛孚堂 哪儿的人？

黄 韬 本乡人。

葛孚堂 我怎么没见过你？

黄 韬 多年在外，很少回乡。

葛孚堂 乡里人你都认识？

黄 韬 大半很熟。

葛孚堂 （怀疑地）大半很熟？……（指力耕）你认识他吗？

黄 韬 夏力耕。

葛孚堂 兄弟几个？

黄 韬 兄弟五个。

葛孚堂 排行老几？

黄 韬 排行老三。

葛孚堂 家住哪儿？

黄 韬 村东小河旁。

葛孚堂 力耕，你认识他吗？

力 耕 他就是铁匠老黄的儿子，叫大韬，是石松的徒弟。

葛孚堂 唔，（探查地）黄韬，这么多年，你到哪儿去了？

黄 韬 说来话长啊！

（唱）一叶飞舟飘四方，
走遍波湖闯长江，
东到萍乡当煤工，
南到广州跑单帮，
西到湘江做苦力，
北到九江撒鱼网。

葛孚堂 为什么回来啦？

黄 韬 （接唱）

雁飞千里要回窝，
人在异土思故乡。

葛孚堂 回来有何打算？

黄 韬 （接唱）

回来依靠众乡亲，
重起炉灶再开张。

葛孚堂 （释疑地）我正在筹办船队，你回来得正好！

〈团丁跑上。〉

团 丁 报告团总，乔营长大船，离码头不远啦！

葛孚堂 （急忙地）更衣。

赖 福 力耕，快拿衣服，快。

〈力耕进内厅拿衣服，复上，不慎衣服碰到葛之伤处。〉

葛孚堂 （推倒力耕）笨蛋！

赖 福 （踢力耕）滚开！（对外）备轿！（簇拥葛孚堂下）

〈黄韬上前扶起力耕，怒视葛之后影。〉

黄 韬 财主心如蛇蝎狠，形似虎狼凶。

力 耕 枪在财主手，咱是苦长工。

黄 韬 （有意地）何不走他乡，免得受苦情。

力 耕 （有触动地）你多年在外地，还不知天下的财主是黑心。

黄 韬 （试探地）你就甘心当牛马，给他长年守夜打更。

力 耕 （有所觉察地，复试黄）寻更望北斗，守夜待天明。

黄 韬 今天给他敲铜锣，明天给他敲丧钟。

力 耕 （试探地）这漫漫长夜人难等啊！

黄 韬 （拿出烟筒）困倦时您抽筒黄烟提提神。

力 耕 （震动）烟筒！

黄 韬 大叔，您还认得这烟筒吧？

力 耕 （掩饰地）我老眼昏花，看不清。

黄 韬 给我烟筒的人说，是您亲手送。

力 耕 （指烟筒）它出在哪？

黄 韬 灵山最高峰。
力 耕 谁挖的？
黄 韬 采药马老翁。
力 耕 有几年啦？
黄 韬 距今七年整。
力 耕 保留到现在？
黄 韬 刀斧重加工。汪先生叫我带给你。
力 耕 汪先生！他在哪儿？
黄 韬 现在磨盘山。大叔，汪先生就是我们的方志敏。
力 耕 方志敏……
黄 韬 方志敏同志送我下山的时候，把烟筒交给我，叫我向您问好。
力 耕 方志敏！……大韬，你这次来？
黄 韬 组织暴动！
力 耕 （激动地）可等到了！
黄 韬 大叔，刚才葛孚堂说要办船队？
力 耕 是呀，乡亲们都不肯干，叫他们给关起来了，连你师傅也在里头。今天又来了个白匪营长。
黄 韬 （沉思）营长？船队……大叔，这个船队恐怕和进攻磨盘山有关？
力 耕 这……
 〈内喊：乔营长到！请！〉
 〈力耕、黄韬下；葛孚堂、乔营长、熊排长上。〉
乔营长 哎呀！葛团总，你这房子的气派好大呀！画凤雕龙，将来混上了联防总指挥，这倒是很合适的大衙门哪！
葛孚堂 茅屋草舍，何劳夸赞，大驾光临，蓬筚生辉呀！请、请。
乔营长 哈哈，葛团总请。
 〈葛、乔归座，侍女献茶。〉
乔营长 葛团总，船队的事情你都准备好了吗？
葛孚堂 船的问题不大。